

MAXUELIANGMINZUYUYANYANJIUWENJI



中央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马学良
民族语言
研究文集

MAXUELIANG
MINZUYUYAN
YANJIUWENJI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马学良

民族语言研究文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马学良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3

(中央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ISBN 7-81056-165-0

I. 马… I. 马… III. 少数民族—民族语—中国—文集

IV. H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026 号

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375 印张 330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6-165-0/H·17

定价: 30.00 元 (精) 20.00 元 (平)

前言

这本文集大多是从近十年来我写的长短文中自选出来的。所谓“自选”，一是对某几篇情有独钟，说穿了，就是敝帚自珍；一是自认对语言学科还有点参考价值的。

文章出世，有的是经过深思熟虑，蓄之已久而突发的；有的是被迫而不得不写的；还有的是喜见在学业上有成就的后生而抒发的。

近年来有感于中外很多学者提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但应用这门领先科学研治其它学科的似为数不多。这是否由于语言本属于社会现象，而研究者往往脱离社会去研究所谓的“纯语言学”，因而时人视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玄学。如何使语言学成为经世之学，我在几次少数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上及有关小文中提出，在世纪之交应继续加强双语教学与研究，提高少数民族文化；开展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调查尚未发现的民族语言；及早抢救濒于消亡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等。文集中涉及这方面的文章较多，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感谢老学友殷殷师生情，为纪念我的八十五寿辰，给我编印这部文集；还要感谢我的助手范慧娟和博士研究生尹蔚彬帮助我编选这部文集。

1998年3月28日

目 录

前言

(1) 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

(25) 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34) 世纪之交发展中国民族语言学的思考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方法研讨会”上的发言

(41) 重视理论研究 加强基本训练

(47) 《汉藏语概论》导言述要

(75)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学

(85) 语言调查和科学分析方法

(137) 语言学是当代领先的社会科学

(141) 论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48) 双言研究与推广普通话

(156) 维护母语 发展历史文化

(173) 谈谈民族文字与双语教学

(189) 关于双语问题的讲话

(194) 努力搞好双语教学

——1988年10月26日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199)谈谈现代汉语的语音教学

(207)开拓汉语史研究的新途径

(214)五十余年一辞书

序《彝文经籍文化辞典》

(220)试析彝语语法中的几个问题

(230)从语言论证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246)彝文访古录追记

(263)追念万斯年先生彝区访书遗事

(268)从一位地质学家的启示谈整理翻译彝文古籍

(274)彝语研究展望

(285)笃慕吾与仲牟由——关于彝族祖名考源

(290)老一辈革命家与民族语文工作

(293)新学府 新专业

(300)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

(305)痛失益友——悼念傅懋勳同志

(307)尽快地把少数民族文字创造出来

——从没有文字的锦旗说起

(310)回顾与前瞻——重访凯里

(312)曾记否，“无字锦旗”

(315)历史的足音

(32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序

(330)《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序

- (333)《藏语韵母研究》序
- (336)《中国语文概要》序
- (338)《民族语文研究新探》序
- (342)《台湾阿眉斯语语法》序
- (345)《嘉戎语研究》序
- (347)《仡佬语研究》序
- (350)《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序
- (352)《佤语熟语汇释》序
- (354)《语言演变论》序
- (358)《现代满语与汉语》序
- (360)《青田语》序
- (363)《彝族典籍文化》序
- (366)《中国民族语言学史》序
- (368)《彝文指路经》序
- (371)《陈乃雄论文集》序
- (373)《鄂温克语研究》序
- (376)《双语教育原理》序
- (379)《汉字史纲要》序

附录

- (384)他为培育英才而乐
——访马学良教授
- (396)马学良先生谈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访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

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

汉藏语言是中国各民族使用的主要语言，也是东南亚各国使用的重要语言，它的研究具有世界性。中国是汉藏语言的集中地和主要分布区域，中国研究汉藏语言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卓越的成就，特别是1949年以来，更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基本上弄清了中国汉藏语言和方言的情况，解决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音系学、类型学和语言关系研究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本文重点讨论了汉藏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族际共同语、标准语、语言影响与双语的关系、语言与方言等问题，也提出了研究汉藏语言的基本特点、沟通汉语与民族语言之间研究，开展汉语与民族语言以及民族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加强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交流等研究汉藏语言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一

汉藏语言是汉藏语系语言的泛称，语言众多，历史悠久，幅

* 本文承藏语文专家瞿霭堂教授提供许多资料，并在探讨问题上颇多新意，特此致谢。

员广大，是中国各民族使用的主要语言，也是东南亚各国使用的重要语言，属于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汉藏语言的研究具有世界性，历来是世界语言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研究深入，成果卓著。从研究规模、参与人数、深入程度和已有成就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汉语，另一个部分是汉语以外的其他汉藏语言，由于汉语在这种两分法中的特殊地位，汉藏语言研究无论从研究的对象、目的、重点、取向乃至方法无形中形成了两个领域，鉴于讨论汉语及其研究的论著众多，本文所谓的汉藏语言基本上是指非汉语的这一部分，涉及汉语的时候特别说明，讨论的内容则以中国为主。

中国是汉藏语言的集中地和主要分布区域，也是主要使用汉藏语言的国家，56个民族中有32个民族使用50多种（确认的有35种）汉藏语言，遍布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区，使用人口不计汉族有4000多万，仅云南一省就有20多个民族使用20多种汉藏语言。国外的汉藏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毗邻诸国，除少数语言外，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大部分居住在中国，中国的汉藏语言使用者大多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并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只有个别语言濒临消亡。历史上，由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基础，在对外交流和民族间交往的语言接触过程中，汉藏语言对一些非汉藏语言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比如汉语之于包括日语在内的东南亚诸语言，藏语之于蒙古语族的一些语言。以中国汉藏语言内部来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使用人口和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在历史上逐渐形成诸如藏语、彝语、壮语、傣语、苗语、瑶语等一些具有影响的区域性语言，通行于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中，对周围同源和非同源的語言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汉藏语言不仅是中华语言宝库的主要成员，也是世界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藏语言有独特的语言结构。在语音上，（1）具有声韵二分

的向心音节结构。汉藏语言音节作二元分析，以声母韵母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不是一个操作问题，汉藏语言的声母和韵母具有形式特征，并作为独立单位在发展中得到历史的验证；（2）具有与声韵密切关联的音节声调。汉藏语言的声调是音节的固有特征，使用于音节、词和句子等多个语言层次，具有辨义和表义的功能。（3）具有丰富的双阻特征的塞擦单纯音；在语法上，（1）单音节语素占绝对优势；（2）以虚词和词序为主要语法手段；（3）词、词组和句子具有结构的一致性；（4）词组是语法结构的基本功能单位。汉藏语言还具有共同的发展趋势，比如声调的产生和分化，复辅音和韵尾的简化，浊音的清化，形态的简化和虚词化，词序的一致化和语词的双音化等。汉藏语言是多元一体的格局，不同的语言具有共同的来源和相似的发展，却各自都保留了异彩纷呈的特点，特别是藏缅语族的语言，具有明显的粘着语特征，从共时的观点来看，与其他语族语言有类型的差异。在汉藏语言内部，苗瑶语言和壮侗语言比较接近，其次是汉语，差异最大的是藏缅语言。从这个角度说，汉语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汉藏语言独特语言的结构、复杂的使用情况、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悠久的历史背景，使它在世界语言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汉藏语言就其研究范围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体语言的独立研究；二是作为一个语系的综合研究。中国研究汉藏语言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就有采集方言异语的传统，汉时扬雄《方言》所记南方各民族的语词，还有壮侗先民的《越人歌》、藏缅先民的《白狼歌》，都是早期调查记录民族语言的明证。至于像藏、彝、纳西、傣等具有古老文字的民族，无论创造文字之前和之后，对各自的语言都有深入的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文献，特别是藏族，由于受到印度语言文字学的影响，语言文字作为一门学问，是文化知识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阶层和宗教职业者的

必要修养。流传下来的语言文字著作，尤其是语法、修辞、词书等更是不胜枚举。汉藏语言的科学语言学研究起始于本世纪初，初期研究者大多为非语言专业人员，为传教等需要记录过一些汉藏语言，著名学者如伯希和、劳佛等人都曾涉猎汉藏语言，像雷顿（L. Leyden）的《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Chinese Nations》（As. Res. X. 1808）在当时就是凤毛麟角了。不过他们都旨在文化，还不是专门的语言学研究。汉藏语言真正的科学研究应从 30 年代开始。不仅欧洲有高本汉、乔玛、孔好古、西门华德等一些知名学者的崛起，中国在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诸先生的倡导下，开始对西部边陲的汉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方桂先生对壮侗和藏缅诸语言都有突出的建树，人称“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是当之无愧的。此后二十年中，除上述三位先生之外，如王静如、袁家骅、张琨、傅懋勣、金鹏、邢公畹、高华年、马学良等人都对汉藏语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卓著的成绩。当时汉藏语言研究初创，基本上着重于语言的发现和资料的积累，只涉及具体的语言，未能进行深入的比较和系统的研究，限于人力和物力，研究语言的数量有限，而且偏重于藏缅语言，但如方桂先生的壮侗语言研究、王静如先生的西夏语研究、张琨先生的苗语研究、傅懋勣和马学良的彝语研究，至今仍是相关专业研究的基础，起到了筚路蓝缕的贡献。

1949 年以后，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特别是大陆，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集中大量人力和物力，建立学校、设置机构、培育人才、调查语言、组织研究、发表著作，大力推动和促进了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1956 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教育问题、调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订语言政策和规划、推动语言研究，抽调了 700 余人，组成 7 个语言调查队，其中有 5 个调查队调查汉藏语言，足迹遍及全中国，调查语言和方言土语近千种，藏、彝、苗、瑶等语言和方言土语的调

查都在一百种以上。这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汉藏语言的研究在积累资料和培育人才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陆汉藏语言研究的知名学者大多是经过以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各级民族院校的专业学习并通过这次调查实践的锻炼培养出来的。这次调查包括资料整理、校对和补充以及有关民族文字的创制、改进和选择等工作，大多数队组延续了三四年，有些队组如云南各语言的调查队组和四川彝语的调查队组在当地成为一个长设机构，到 60 年代中期才结束。在大规模调查和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界对 30 多年的研究实践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一方面深化语言的历史研究，在描写研究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探讨一个语族或一种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构拟了共同语形式，提出科学的谱系分类；一方面加强语言理论的研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对汉藏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谱系分类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作为汉藏语言重要语音和语法特征的复辅音、声母的清浊、元音的松紧和长短、声调、弱化音节、动词的时态、语态、人称、趋向、类别等范畴，进行了系统研究和理论探讨，以综合和概括出大量规律性事实为依据，做出科学假设和理论构建。并且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领域，透过语言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对方言划分、语言识别、语言关系特别是双语问题、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研究与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宗教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理论概括。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有四个特点：一是密切联系实际。以研究中国境内的汉藏语言为主，紧密联系实践需要，解决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各种语言文字问题；二是循序渐进，基础扎实。从广泛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资料做起，通过对语言的描写研究，在掌握丰富的资料和对语言有了比较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比较和研究，探讨规律，构建理论；三是理论和方法上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主导，研究语言的系属、历

史和发展规律，并将共时和历时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形成纵横交错、古今结合、自成体系的研究格局；四是在研究方向上，侧重语音。这不仅是受中国语音传统研究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调查和研究一切语言的入门和基础；其次，汉藏语言语法结构主要使用非形态手段，在世界形式语法研究强大潮流的影响下，转移了研究者的视角；再次，由于汉藏语言语法上的一致性，大多非汉语语法研究受到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缺乏研究上的独立性；最后，汉藏语言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如系属问题中的同源词研究，作为汉藏语言重要类型特征的音节结构、复辅音、元音的松紧长短、声调等，都与语音的研究有关，这也是造成重视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汉藏语言的研究对语言的实践和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基本上弄清了中国汉藏语言和方言的情况，收集了丰富的语言和人文材料，并分批公布了其中的主要资料。中国对汉藏语言的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年代上述少数专家学者对壮、苗、瑶、藏、彝、独龙、羌等语言的调查；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初对彝、傈、傈僳、哈尼、景颇、阿昌、佤、壮、布依、苗、瑶等语言的重点调查，以及50年代中对全国汉藏语言的全面普查；第三阶段是80年代对畲、傣、佯僳、临高、基诺、克木、普标、尔苏、木雅、扎巴、却域、舒兴、古戛、纳木依、墨脱门巴等语言 and 阿里、夏尔巴、巴松、白马、错那门巴（以上属藏语）、浪速、波拉（以上属载瓦语）、道孚、尔龚（以上属嘉戎语）等方言的重点补查。这些调查资料大多以三种形式公布，绝大多数语言编写了概况和简志，概况除在《民族语文》、《中国语文》等语文刊物上发表外，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所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①《藏缅语十五种》、^②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③等；30多种汉藏语言简志则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形式出版；少数语言和方言则出版了调查报告，如喻世长《布依语调查报告》、^④邢公畹《三江侗语》、《红河上游傣雅语》、^⑤欧阳觉亚和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⑥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⑦等。而李方桂《龙州土语》、《莫话记略》、^⑧罗常培《贡山俅语初探》、^⑨罗常培、邢庆兰《莲山摆夷语文初探》、^⑩傅懋勳《维西么些语研究》、^⑪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⑫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⑬等专著则是第一阶段调查研究的成果。此外还出版了不少有关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辞书，特别是与汉语对照的双语辞书，如苗语方言与汉语对照的四种简明词典，壮汉、布依汉、侗汉、彝汉、傣汉、景汉、哈尼汉、黎汉等简明词典，有些还是双向的，如汉苗、汉布依、汉傣、汉景、汉彝、汉白等词典。规模大而有影响的如《汉彝词典》、^⑭《藏

①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② 《藏缅语十五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③ 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④ 喻世长《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⑤ 邢公畹《三江侗语》，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红河上游傣雅语》，语文出版社，1989年。

⑥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⑦ 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⑧ 李方桂《龙州土语》，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六，1940年；《莫话记略》，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二十，1943年。

⑨ 罗常培《贡山俅语初探》，《国学季刊》1952年7卷3期。

⑩ 罗常培、邢庆兰《莲山摆夷语文初探》，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

⑪ 傅懋勳《维西么些语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3卷，1940—1943年。

⑫ 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

⑬ 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科学出版社，1953年。

⑭ 《汉彝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①《藏汉大辞典》^②等。此外像汉藏语言包括语音、语法和长篇语料的口语音档也已初具规模。

第二，解决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通过汉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壮、布依、黎、苗、彝、纳西、傈僳、哈尼、侗等九个使用汉藏语言的民族创制了13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为瑶、羌等民族设计了拼音文字方案，为傣、景颇、拉祜等三个民族改进了原有文字，也帮助没有文字又没有创制文字条件的民族正确选择了文字，如西南各民族大多选用了汉文，使用嘉戎语、羌语和普米语的藏族选用了藏文等。文字的创制和选择有很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标准语的选择和确定、族际共同语的确立和发展、一个民族创制多种文字、民族文字形式的选择、规范和统一、同一民族使用多种文字的规范、统一和新老文字的关系和发展、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有关的民族教育、语言立法、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大多是通过汉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逐步得到解决的。

第三，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普通语言学历来就不“普通”，大多理论和规律都是建立在欧洲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所谓语言的普遍现象更不普遍，因为它们是根据局部语言事实概括出来的，特别是亚非拉第三世界语言研究的落后，直接影响了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中国汉藏语言的研究正好从一个方面弥补了这种缺陷。中国汉藏语言研究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论贡献：

1. 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对音系学有三个重要的贡献：一是声韵调分析方法。这种根据汉藏语言特点所创立的语音分析方法，是与音位分析法相交的一种语音分析方法，也是语音研究及其规律、规则的描写、解释、说明和表述的独立方法，具有音系学的方法

① 《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1982年。

②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

论意义。汉藏语言以音位作为最小的语音功能单位,以声韵调作为基本的语音分析和表述单位,以声韵调配合为基础的音节作为音义相交的语音结构单位,充分反映了汉藏语言语音结构的基本特征,这种三层级分析法不仅表明音位分析法在使用中的局限性,更说明了不同语言的语音结构具有不同的基本功能单位。汉藏语言的声韵调分析法源远流长,原来只使用于汉语,后来推及各种汉藏语言,通过长期的实践,无论对声韵调的认识和划分,操作和说明,都更加准确和科学,使它完全适用于远比汉语语音复杂的各种汉藏语言。二是语音分析上的纵横相交原则。把一个语音放在共时和历时的相交点上,视作纵横共现体,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事实证明,对语音单纯的共时或历时分析,都无法揭示语音的本质特征,也不能把握语音的发展趋势。在汉藏语言音系学中,无论是声母(如舌面音、舌尖音和舌根音的关系)、韵母(如圆唇声母和u介音的关系)或声调(如入声、声调与元音长短、松紧的关系)等的处理都将现实、历史和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使得语音系统的结构和描写更加科学和合理。三是确立声调的音位价值,将声调作为独立的语音结构要素,充分反映了汉藏语言语音的重要结构特征,开从音系学角度研究声调的先河。

2. 汉藏语言类型特征的研究,不仅推动了语言类型学的发展,而且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角,是世界语言学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是普通语言学真正普通化的前提。汉藏语言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具有独特的结构和类型特征,在语音上如声母中的复辅音韵母中的松紧元音,音节上的声调等。汉藏语言的复辅音声母是一种向心结构的辅音组合,无论从节律特征、音素关系、出现位置、变化规律都与一般的所谓辅音丛完全不同,是语音结构特定层次上的一种声母化的语音单位。汉藏语言中元音松紧是一种独特的语音现象,来源于声母的清浊和韵尾的变化,以喉部特殊的发音特征,成为具有音位价值的独立语

音单位，而不同于其他附属于元音或声调的伴随现象，它的发现无论对发音特征、区别特征、语音要素、音位处理和声学研究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汉藏语言的声调是一种音节声调，与音节共生，跟辅音和元音一样是一种固定的基本语音形式，在不同的语言平面上多层次使用，具有极强的辨义和表义功能，同其他类型的声调语言中作为随机语音手段的声调或多音节声调是完全不同的。将声调作为一个独立语音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种功能单位，与声韵放在一个统一的格局中进行研究，是汉藏语言研究对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重大贡献。与世界不同类型的声调语言比较来说，汉藏语言声调是一种与语素相应的音节特征的声调模式，由于发生和发展上的多元性特征，声调与音节中其他音素的严格对应关系，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得到充分的揭示，从而为声调学（Tonology）和声调发生学（Tonogenesis）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语法上，以虚词和词序为主偏重意合的语法格局，是分析结构的一种独立类型，特别是虚词具有分析和粘着的两重性，既不同于综合型语言也不同于粘着型语言中的虚词，在语法方式和语法形式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汉藏语言中的藏缅语言不仅具有粘着性，而且还有丰富的形态，如名词的从属范畴，动词的时态、语态、人称、趋向和类别等范畴，都是形态学的重要内容。

3. 汉藏语言的关系研究拓宽了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在理论方法上对普通语言学起到了充实和丰富的作用。汉藏语言众多，关系复杂，对语言之间不同关系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历时关系上，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系属和发生学分类。如对汉藏语系的确立、壮侗苗瑶语言的归属、藏缅语言的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语言起源关系多元论，即语言发生发展中的分化、融合和平行发展等多种起源关系；确立了无文献语言语词同源关系的原则及其与借词的关系；探讨了语言融合和换用的